

# 世界富豪百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美国财阀

安增龙 编著

# 杜邦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杜邦

——美国财阀，  
左右美国财政界的  
军火化学大王  
杜邦家族，对世  
界各地的军火生  
意有着极大的影  
响。当军火商人在享受丰厚利润的时候，  
冲突地区的人们正在流血。



#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ISBN 7-5387-1500-2



9 787538 715002 >

责任编辑：叶天洪

封面设计：褚黎丽

世界富豪百传

美国财阀

——杜邦传

安增龙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一、剑之盟誓 ..... (1)
- 二、流亡美国 ..... (7)
- 三、创业受挫 ..... (22)
- 四、与拿破仑的大会商 ..... (28)
- 五、初露锋芒 ..... (32)
- 六、创业艰辛 ..... (41)
- 七、第二次对英战争中的杜邦家族 ..... (62)
- 八、艾乐·杜邦的晚年 ..... (85)
- 九、发内战财 ..... (99)
- 十、进军世界 ..... (116)
- 十一、帝国的形成 ..... (126)
- 十二、死亡贩卖商 ..... (147)
- 十三、吞并企业战略 ..... (160)
- 十四、企业策略转换 ..... (175)
- 十五、“新政”中的杜邦 ..... (189)
- 十六、铀 239 ..... (199)
- 十七、插足金融业 ..... (206)
- 十八、家族的麻烦 ..... (216)
- 十九、二战后的杜邦家族 ..... (224)
- 二十、大事年表 ..... (240)

## 一、剑之盟誓

在巴黎南方 60 公里处，塞纳河支流河畔的古都尼摩尔郊外，到处是绿意盎然的田园、弯弯曲曲的小河，在巴黎发生革命以前，那儿一直是平静的农村。

事情还得从 1784 年 9 月底开始说起，即美国独立革命战争（1775 年 4 月开战）因巴黎条约签订而宣告结束的一年后。美国 13 州（原殖民地）获得除法属路易斯安那之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土地。

曾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政府颇感头痛的法王路易十六，在这世局动荡不安的时期，显得十分无能。他娶了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为妻，与奥地利帝国缔结了政治婚姻。路易十六生活极度奢侈，又加上他毫无政治能力，根本无法消除因长年战争而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只有向国民征收重税以渡过危机。

人民的不满终于导致了群众大暴动，由攻占巴士底狱而引发大革命（发生于 1789 年）。路易十六首当其冲，于 1793 年被送上断头台，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也被处死。此时距欧洲转型期不到 10 年。就在此过程中，一个后来影响世界的大家族开始出现了。

皮艾尔·塞缪尔·杜邦，出生于贫穷的钟表业世家，但他并不想继承家业，而立志要成为文学家。他憧憬思想自由，与路易十六任用的启蒙主义者——杜哥特（曾发表《财富的形成与

分配的考察》，其启蒙主义，后来发展成为亚当·斯密的思想）交往甚密，皮艾尔刚开始在路易王朝任职，就参与了巴黎条约的制订，扮演居中调停美国独立战争的角色。

曾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杰斐逊总统及富兰克林于是成为皮艾尔·塞缪尔·杜邦的知己好友；皮艾尔同时因调停美国独立战争有功，而跻身贵族行列，被擢升为路易十六政权的商务监督，同时担任波兰国王的顾问。

皮艾尔的贵族生活开始了。他及他的家人居住在离巴黎仅60公里的尼莫尔市郊的塞纳河支流的河畔。绿茵茵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环抱着白墙红顶的法式小楼，红、白相配既醒目又高雅。小楼的背后是不高不矮的丘陵，小楼的前面淌过涓涓的小溪。这寓所本身就向世人显示着主人的身份。

得意的皮艾尔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贵族身份，更突出地表现自己，特意把姓名中的两个音节拆开并大写 Du（杜）和 Pont（邦）。因为法语姓名中的 De 或 Du 表示贵族身份。从此，杜邦家族的姓氏便产生了。而且其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这或许皮艾尔当初也没有预料到。

皮艾尔忙碌着，奔波于波旁王朝和他的乡间别墅之间。他的妻子玛丽亚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两个儿子维克多和艾乐渐渐长大了。说来奇怪，同胞两兄弟的长相和性格截然不同，哥哥维克多个子长得快，十几岁的时候，个子就超过其父。皮艾尔与他说话要仰面抬头，而他与父亲说话则需低下头来。他长成一个英俊少年。维克多性格活泼好动，口齿伶俐，时时希望得到大人物的注意和夸奖；弟弟艾乐则像营养不良似的长得很慢，比哥哥足足矮了一头。蓝蓝的眼睛一闪一闪的，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整天默默地看书，默默地上学，默默地回家。似乎在默默地审视整个世界。是典型的用功读书和认真思考型的性格。每当进晚餐的时候，是皮艾尔一家欢聚的时刻。皮艾

尔和玛丽亚高兴地看着两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听着维克多滔滔不停地谈话，谈自己，也谈别人；看着小艾乐默默地进餐，静静地听哥哥说话……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784年9月，不幸突然降临这个家庭，玛丽亚病逝了。这对于皮艾尔是不幸的，中年丧妻乃人生一大不幸，皮艾尔·杜邦时年45岁，正值中年；对于孩子们也是不幸的，少年失母也是人生一大不幸，孩子们正值需要母爱的少年时期。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皮艾尔在妻子的房间里放置了一个和真人玛丽亚一样高的石膏塑像。塑像做得栩栩如生，就像玛丽亚站在那里一样。维克多和艾乐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来这里看望“母亲”，向“母亲”问安，以此表示对母亲亡灵的祝愿。尤其是艾乐，话不多但心很重。平时在家里他最敬重母亲玛丽亚，突然失去了母亲，他的心里空荡荡的，好像他的灵魂也被玛丽亚带进了“天堂”。看着两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如同失去群首的羔羊，父亲既怜悯又无可奈何。

按照法国的传统，男子长到18岁，要举行成人宣誓仪式。宣誓后的小伙子即与少年告别，正式进入成年人的行列，这意味着长大了，要像大人一样担负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

皮艾尔担心两个儿子由于玛丽亚的去世而消沉下去，决定提前为他们举行成人仪式，企望通过成人仪式，使他们从悲痛中醒来，并且振奋精神，坚定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1784年10月，也就是玛丽亚去世后的一个月，就在玛丽亚生前住过的房子里，皮艾尔为维克多和艾乐举行了成人宣誓仪式。那年维克多17岁，艾乐只有13岁。他们提前“成人”了。

皮艾尔打开自从玛丽亚猝逝后便一直紧闭着的窗帘，微弱的阳光射入室内，微风拂过，烛光摇曳。用白色石膏塑成的玛丽亚塑像立在室内，塑像前3张椅子。

其中1张椅子上，放着一把套着新皮带、镶嵌着黄金制家徽的剑。主人皮艾尔·塞缪尔·杜邦坐在另一张高背椅子上，17岁的长子维克多坐在对面的椅子。维克多身材高挑，看父亲得俯视，实在不像个10多岁的男孩。皮艾尔与维克多两人均穿着中世纪风格的盔甲。

直立不动站在亡母塑像正侧面的次子艾乐，虚岁才14岁，他非常敬爱已亡故的母亲。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生性腼腆，与喜欢浮华的哥哥不同，是用功型的人。

从祝名节（与艾乐同名的圣人的节日）举行成人仪式这天到现在历经200余年，身负维系6000家族成员命运的杜邦财阀的始祖艾乐·杜邦，双颊总是发青，只有在这天早上，才略泛红潮。

艾乐又名艾尔提尔，是由他的教父杜哥特命名的。艾尔提尔的意思是“和平”，而艾乐则与“自由”相通。

“拿起那把剑，插在腰间！”父亲对艾乐严肃地命令道。

艾乐遵命将放在椅子上的剑带缠在腰上，右手准备拔剑，父亲和哥哥也拔出腰间的剑，3双手向上高高举起，3剑交叉，发出“锵！”的一声。父亲说道：

“艾乐！你可愿对亡母的塑像发誓，这把剑不为作乱及私利私欲而拔，也不因懦弱落魄及畏惧而拔？你可愿发誓成为一名骑士？”

“愿意！我发誓！我愿意！”

“艾乐……此后，我杜邦家不论发生任何事，维克多和你都要祸福与共，休戚相关，永远团结在一起！”

“爸爸，哥哥，我向上帝发誓！”

家风家训每家都有，而艾尔提尔·艾乐·杜邦家的特征是，经过200余年的岁月后，一如前面提到的——组成了“6000家族成员的大财阀，这是美国全部财阀家谱中独一无二的。艾



乐之后，实际上仅4代共12人坐上杜邦财阀大家长的宝座；家长宝座并非单纯的父传子的方式，还有从兄传到弟，甚至堂兄弟，以“Z”字形传承，形成牢不可破的血统力量。

在玛丽亚的塑像前，3支剑交叉后分开，维克多与艾乐将剑收入剑鞘后，父亲以剑身拍击艾乐的左肩，成人仪式便告完成，这天艾乐同时获赠一枚配在剑柄上的金质杜邦家徽，上面镌刻着鸵鸟和梅花。后来，他带着这把剑远渡美国。

被称为“大洪水”的路易十六逮捕事件（也称为瓦伦事件，路易十六感到处境危险，企图逃到国外，却在瓦伦被捕，遭到幽禁了），则是在距此7年多以后的事了。

进入波旁王朝的维克多被派往法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所在地费城，成为法国外交部的见习生。由于法国国内革命的局势混乱，大使被召回国，他遂成为代理大使兼总领事。少年的艾乐则生活在巴黎父亲身边。每天往返于寓所和学校之间。

因美国独立战争的调停工作，皮艾尔·塞缪尔·杜邦与杰斐逊结为好友。其后杰斐逊因对法通商及缔结领事条约，被派往巴黎辅弼富兰克林，这是举行成人仪式那年底的事。富兰克林返国后，杰斐逊升任驻法大使，常驻巴黎。

杰斐逊经常造访杜邦的家，这段往事曾对渡美后的杜邦家有很大助益。艾乐承蒙富兰克林的召见，返美的拉法埃特（从法国陆军退役后渡美，在独立战争期间协助华盛顿）是法国第一号的美国通，对艾乐也非常疼爱。

被称为“法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安东尼·拉瓦锡是制造火药和肥料的化学家。他曾任路易王朝最后一任财政大臣，在法国革命中残遭劫数，受到革命洗礼，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拉瓦锡也经常造访任职商务监督的艾乐父亲的寓所。拉瓦锡与艾乐父亲彻夜讨论农地土质改革法时，小艾乐都在旁边非常专注地听着。

“喂，艾乐，把这些粉末放进花盆看看！”

艾乐把拉瓦锡所给的粉末放入花盆，眼看着花盆中的玫瑰一天天显出充沛的生命力。艾乐于是对拉瓦锡敬佩倍加。在拉瓦锡厂长的带领下，艾乐参观了政府经营的火药工厂。

“拉瓦锡先生，这粉末……是不是和上次放入花盆里的一样？”艾乐提出问题。

“是啊，是将硝石磨碎后的粉末。若再加上木炭和硫磺一起搅拌，就会变成火药。”

“肥料为什么会爆炸呢？”

当时，欧洲所使用的原始黑色火药的制法是，将在孟加拉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所开采到的硝石研磨后，从中提取硝酸钾。再加以 70% 的硝酸钾混合 20% 的硫磺及 10% 的木炭。

拉瓦锡所给的盐状硝石粉可将空气中的氮固定于土质内，化为具有丰富氨成分的确氮肥料，这绝非不可思议之事。

艾乐沉迷于拉瓦锡所教授的化学魔术中，如痴如醉，因而被学校开除，之后就在拉瓦锡的火药工厂工作。

看到孩子们已经从丧母的悲痛中振奋起来，皮艾尔·杜邦非常高兴。为了重新修补这个因失去女主人而缺乏活力的家庭，皮艾尔续弦了。一个比皮艾尔小六岁的，虽已进入中年但仍很漂亮的女人，带着她和前夫的儿子普希一起住进了位于尼莫尔的杜邦庄园，一个完整的家庭，又开始了正常的运转。

满 20 岁那年，身材瘦长高挑、天资聪颖的艾乐，和 16 岁的苏菲娅结下良缘。这年正是革命的“大洪水”发生之年，此时拉瓦锡在上断头台之前，才刚刚升任路易王朝最后一任财政大臣。

## 二、流亡美国

1792年，国外爆发了反革命运动，奥地利和普鲁士（德国）联合，结成反法同盟。法国革命政府毫不退让，对此联盟宣战。

正当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保卫祖国的关键时刻，正当君主与共和进行反复较量和殊死拼杀的关键时刻，1792年8月10日，人们在路易十六的书箱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秘密文件的铁柜。文件中包括路易十六与逃亡国外组织反攻的贵族及王室成员的书信；与反法联盟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书信及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等。群众在愕然中愤怒，在愤怒中惊醒，在惊醒中采取了行动。1793年1月21日，39岁的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同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王后玛丽亚·安托瓦内特被处死。

得知御制铁柜被发现，皮艾尔·杜邦吓坏了。他担心他给路易十六写的几封出谋献策、保护王权的信也在柜中。他真后悔，当初不该写这几封信……可是，当初，当初怎么知道会落到这一步呢？万一王朝重新得势呢……也许，也许那几封信很庆幸地被路易十六随手扔掉而没放在铁柜中呢。但他再也不敢露面了，怀着侥幸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躲在自己的庄园里，静观事太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杜邦一家过的是度日如年的日子。一天天地盼望着消息，但又害怕听到任何消息。国王被处死！王后被处死！

使皮艾尔大吃一惊。他心中反复祈祷的反攻成功的希望如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着。皮艾尔·杜邦由希望变成失望，由失望变成绝望。他在绝望中等待着。究竟等待着什么，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1794年6月，皮艾尔·杜邦的密友，效忠路易王朝的安东尼·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消息不仅震惊了皮艾尔，也震惊了他的次子艾乐·杜邦。化学家拉瓦锡曾是少年艾乐心目中最敬仰的人之一，正是拉瓦锡把他带进魔术般的化学试验的大门，使他如醉如痴地迷上了化学。此时他正在拉瓦锡的法国皇家火药厂中工作。

艾乐怎么也想不明白，他最崇拜的拉瓦锡怎么会和断头台联系在一起。他走进试验室，拿起试管和酒精灯，就想起了拉瓦锡；走出试验室，走进生产火药的车间，在那一包包的黑色火药之间，他又仿佛看到了拉瓦锡的影子……少年艾乐·杜邦曾试图逃出拉瓦锡阴魂的笼罩，但是不行。拉瓦锡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对拉瓦锡太敬爱了。于是，在迷惘和痛苦中，艾乐·杜邦辞去了火药厂的工作，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在社会如此激烈动荡的非常时期，父亲也希望孩子都回到自己的身边。这样似乎更安全些。

皮艾尔·杜邦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御制书箱中发现了写给路易十六并为他出谋献策的信，他作为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被捕入狱。

1794年7月13日，天还没亮，杜邦庄园还在沉睡中没有醒来。皮艾尔因为心情不好正被失眠折磨着，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不眠之夜了。此时，躺在床上经过一夜的翻来复去的折腾，似乎疲倦了，在朦胧中他刚要睡去，忽然听见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脚步声由远而近。啊！朝这边来了！他轻声念叨了一声，似乎感觉到将要发生什么，他下

意识地坐了起来。正在这时，门被撞开了，一群人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思索，就被带走了。

皮艾尔·杜邦开始了牢狱生活。在狱中，皮艾尔分析着时局，也揣摩着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自己的下场也许会和为其效力的主子路易十六差不多，因为此时革命的激进派——雅各宾派正控制着局势。不能等死，必须设法逃出来。求生的欲望使他下决心冒险逃离。幸运的是狱中的看管并不严。因为正处于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之中，旧的制度废除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监狱的看管上有很多空子可钻。皮艾尔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条件，抓住时机，从狱中逃了出来。

一天早晨，艾乐刚刚起床，从门外径直走进一个脸色灰暗、头发蓬乱的人，并一声不吭地随手把门关好。艾乐先是一愣，但仔细一看，惊喜万分，他发现这化妆成老医师的人竟是父亲皮艾尔·杜邦。

皮艾尔的归来给冷清了许久的庄园带来了一点欢快，一家人围坐在桌旁举行了小小的并不敢声张的庆祝家宴，庆幸皮艾尔脱险，祈祷着灾难从此结束。

但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愿望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没过多久，藏匿在尼莫尔家中的皮艾尔被发现并重新入狱了。更糟糕的是，艾乐·杜邦由于窝藏逃犯，知情不报，也随父一起被捕，关在狱中。

苏菲娅放心不下狱中的皮艾尔和艾乐。为了能见到他们，她把脸涂黑，把头发弄乱，扮成普通的农妇，偷偷地把面包送到狱中；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她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亦有被捕入狱的危险。难怪许多年以后，艾乐仍清晰地记着“农妇苏菲娅”的样子，对苏菲娅的勇敢充满了敬意。

皮艾尔·杜邦父子在狱中默默地计算着日子，一天、两天……他们估计离上断头台的日子不远了。因为当时以罗伯斯庇

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正控制着局势，雅各宾派决定完成摧毁封建制度的任务。

历史的发展有时会出现某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转机，尤其是在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更是如此。正当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生命的时针，恐惧但又无可奈何地等待上断头台的时候，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内部发生了政变，右派夺取了政权，第二天，罗伯斯庇尔等29人被推上了断头台，大革命中出现的阴郁却为关在狱中的杜邦父子带来了弃死求生的机遇。

一个月后，即1794年8月25日，大难不死的皮艾尔·杜邦父子获得自由，回到了自己的庄园。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安闲度日。因为大革命虽然尚未结束，但由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的失利，使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渐渐平缓下来。这使昔日的贵族们的心里着实踏实了许多。

从1795年开始，督政府掌管着法国的大权，但此时经费十分短缺。为解决经费困难，增加了税收并将公债贬值。这些措施由于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和侵害了公债债权人的既得利益，因而引起了纳税人和公债持有人的强烈不满，国内矛盾再度激化。督政府选择了用战争转移人民视线的办法。于是，法国军队向英国、埃及、瑞士等国发起了进攻。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当国内矛盾激化，难以平民心的时候，就采取对外发动战争的办法，以使用民族矛盾淡化国内的阶级矛盾。此时的法国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发动了对英国等的战争。瑞士人虽然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终因力量的悬殊而失败了，日内瓦归并法国。督政府的力量迅速向欧洲扩张，它控制了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等好几个共和国。

闲居在自己庄园中的皮艾尔·杜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他从法国向欧洲的扩张中领悟到自己似乎应该做些什么，而且

也能够做点什么。不甘寂寞的皮艾尔，实在不甘心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在庄园的山水花木中消磨。他要“出山”了。

他想到自己与富兰克林、杰斐逊的亲密关系；想到长子维克多·杜邦曾是路易十六的驻美大使，虽然1798年维克多已被从费城召回，但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在美上层社会中许多熟人，他想，何不将法国的扩张引向美国呢？这样做，不仅能满足法国扩张的欲望，而且肯定会成为他自己复出及其家庭重新振兴的契机。于是，他走出了庄园，开始在亲朋好友中游说，在法国的实业界中游说。皮艾尔的机敏和口才使他的游说大有效果。到1799年，皮艾尔·杜邦已得到各界人士的几百万法郎的资助，支持他在美国建立所谓“邦提尼亚”殖民地的投资计划。他为此十分兴奋，这是他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不曾有过的兴奋。

正当皮艾尔加紧筹款，准备实施其在美国建立殖民地计划的时候，厄运再次降临。督政府为了防止反对派的颠覆，巩固其统治地位，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公告：一切反对取消贵族而保留贵族爵位的人，都必须离开共和国的国境；若不离境，必须在七年后才能行使法国公民的权利。“公告”是强硬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皮艾尔·杜邦及其一家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选择：要么在寂寞中忍受七年，七年后才能与一般法国人一样享受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才能参与社会的各种活动。而这七年，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只能作为人生活在法国，而不能作为公民生活在法国。“人”与“公民”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人，只能说是活着，而不能称为生活。因为“人”不能享受作为公民所能享受的权利。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是常人难以接受的。要么离开法国远走他乡。可是，他的家，他的祖业，他的根在法国，在离巴黎仅60公里的尼莫尔。多少代了，他自己也说不

清。总之，世世代代的杜邦人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抉择，两难中必须做出的抉择，紧迫而又现实地摆在了杜邦一家的面前。

皮艾尔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似乎只有在美国建立“邦提尼亚”殖民地的“远景”能给他带来一丝快慰和希望。“邦提尼亚”，“邦提尼亚”……他正在构筑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他不甘心寂寞。

长子维克多·杜邦早已在寂寞中等待得不耐烦了。活泼好动，善于交际的维克多早就想冲破寂寞的“牢笼”了。他极力鼓动和说服父亲，离开法国。

次子艾乐·杜邦喜欢默默的生活，他并不厌烦寂寞，只是由于失去了拉瓦锡，似乎失去了他与法兰西联系的纽带，也割断了他与火药厂及化学试验室的联系。对于一个已对化学着了迷的年轻人，这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他先是默默地看书，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如今，他想做“实验”了，用他的知识开创一个自己喜爱的天地。因此，他渴望拥有自己的实验场地。无论天涯海角，只要能给他做实验的空间，能有发挥他才能的地方，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父子的想法各不相同，对于未来的憧憬也极不一样，但对于眼前的选择却是一致的：离开法国，寻找和创造新的生活。

抉择以后便是实施抉择的行动。一家人忙碌着：整理行装；去墓地向长眠在那里的祖辈们拜别；皮艾尔·杜邦忍痛卖掉尼莫尔的土地及房产，筹措资金以作渡海之用……在忙碌之中，皮艾尔丝毫没有忘记和放弃殖民地开发计划——他雄心勃勃想在美国建立大杜邦殖民地，以重振他在法兰西失去的家业。为此，命艾乐在报上刊登殖民公司的募股广告。

维克多和艾乐则对这个计划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绝不



可能实现的。一个法国血统的家族，远渡重洋，去美洲大陆建造殖民帝国，主宰和统治那里的人民，这确是难以实现的。他们的冷淡态度使皮艾尔极不高兴，但他仍充满信心：“募股是个好办法，每股1万法郎，这对法国实业界不成问题，假若能募集400位股东，资本总额就是400万法郎！400万法郎，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工厂，建学校和教会……。”

好一个大杜邦帝国计划！然而正如维克多和艾乐预想的一样，这犹如梦呓般不切实际，结果除了在1799年初得到的几百万法郎的资助以外，再也没有募集到投资，没有人愿意对这原本虚无缥缈的帝国计划投资。

建立大杜邦殖民帝国的计划成了泡影，但是离开法国是必须的，丝毫也不可以更改的。

1799年10月2日，杜邦一家从诺曼底的哈佛尔港出发，开始了横越大西洋的极冒风险的“旅行”。

到了1800年1月1日的早上，杜邦全家13人搭乘帆船——美国鹰号，来到新英格兰海岸，罗得州新港的海边。

距哥伦布的两艘帆船——圣玛莉亚号与平塔号于1494年抵达圣萨尔瓦多（现在的巴哈马群岛）的创举，已经过了3个世纪。美国鹰号是一艘破帆船，较哥伦布横越大西洋所花的时间要多出3周。这是一次多灾多难的海上之旅。

时间回到1799年10月2日，天刚破晓，皮艾尔·杜邦一家就来到了哈佛尔港，他们将乘坐“美国之鹰”号客轮渡洋去美国。

码头上聚满了准备登船的人和送行的人。送行的人有的高谈阔论，有的相互搀扶，有的相互挥泪话别，有的相互拥抱，……搬运工们开始往船上搬运行李。他们沉重的脚步踩在铺着煤渣的码头上，有节奏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地上湿漉漉的，虽然还不到寒冷的季